

# 《帝王女人》

## 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0年05月01日

开本：12k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47301784

## 编辑推荐

一部内容丰富、结构严谨的长篇小说，读来令人心醉神迷。

——《民族》杂志

紫禁城里与世隔绝的生活细节，宫廷里的明争暗斗，清下朝衰败之际西方列强的不断施压——这些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发展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这部长篇小说，摄人心魄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——《科克斯书评》

赛珍珠巧妙地彰显慈禧的观点，在很大程度上为她辩护。《帝王女人》很可能是赛珍珠的\*\*作品，因为它对一位女性作了令人难忘的细腻描述，正如作者所说，她集善良与邪恶于一身，“始终表现出英雄的一面”。

——《天主教世界》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是关于中国最后一个皇后慈禧的故事。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这部小说里，她重新描绘了最引人兴趣的一个统治者在\*动荡时期的生活。

慈禧在帝王时代出身低微。按照惯例，她17岁进宫，成为数百个嫔妃之一。但她独特的美貌和操控的能力使她很快变成了第二皇后。

宫廷里许多人对慈禧既怕又恨，但她受到人民的崇拜。皇后掌权(甚至在她丈夫活着时)与中国从古代转换到现代方式的历史有些类似。

赛珍珠对皇后生活的了解和迷恋都非常感人。她揭示了这位唯我独尊、声名狼藉的最后皇后的本质，同时她又使读者经历了中国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。

一部内容丰富、结构严谨的长篇小说，读来令人心醉神迷。

## 目录

译序

前言

一、叶赫那拉

二、慈禧

三、皇太后

四、皇后

五、老佛爷

## 一、叶赫那拉

北京，阳历1852年4月，阴历三月，大清朝的第208年。这年春天来得晚，北风携带着戈壁荒漠的细沙吹来，凛冽如冬，呼啸着掠过房顶。沙土飘落在街上，卷成漩涡，穿过门和窗户。它积聚在角落里，落在桌子和椅子上，钻进衣服缝里，孩子们一哭它就巴在脸上，连老人脸上的皱纹里也满是沙土。

在锡拉胡同满洲旗人穆扬阿的家里，沙土比平时更令人厌烦，因为窗户关不严实，门也晃晃荡荡地挂在门框上。在这个特殊的早晨，他的侄女兰花——他死去的哥哥最大的孩子——被风声和木头的吱吱嘎嘎声吵醒。她在和她妹妹一起睡的中国式的大床上坐起来，看到红色的被子上满是沙土，像弄脏了的雪似的，她顿时皱起了眉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从被子里轻轻地爬出来，免得惊醒熟睡的妹妹。在她赤裸的脚下，她感到地上的沙土，叹了口气。就在昨天，她刚把屋子打扫干净，现在只要风一停，她还得把所有的地方再扫一遍。

兰花是个漂亮的姑娘，看上去比实际的她高些，因为她身材苗条，挺得很直。她的体格健壮而不粗糙，鼻子挺拔，眉毛清晰，口形很好且不是太小。她最美的地方是她的那双眼睛。它们又长又大，格外明亮，黑白清澈分明。然而，如果不是整个人显出自然的精神才智，这种美也许没有什么意义，尽管她仍然非常年轻。她善于自我克制，她的优势明显在于舒畅的行动和沉稳的举止。

在沙土般灰色的晨光里，她不声不响地迅速穿上衣服，撩开当门用的蓝色棉布门帘，走进堂屋，然后走进与堂屋相连的小厨房。安在土灶上的大铁锅里冒出了蒸汽。

“鲁妈，”她这么招呼女仆，“今天你早呀。”她自我克制着，声音美妙动听，非常温柔，低沉而坚定。

一个嘶哑的声音从灶台后面答道：“我睡不着，小姐。你要是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兰花笑了笑。“皇太后不会选我的——我的堂妹萨克达比我好看多了。”她朝灶台后面看看，鲁妈正蜷缩在那里，把小把的干草添到火里，使每一片草叶都充分燃烧。

“你会被选中的。”老女仆的语调肯定而悲伤。此刻她从灶台后面站起来，看上去有些凄凉。她是个汉人，身材矮小，背有点驼，身上的蓝布衣服已经褪色，打了补丁，裹着的小脚行走笨拙，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里面都是灰色的沙土，像是一张网似的。沙土落在她灰白的头发上，凝聚在她的眉毛上和上嘴唇的边上。

“这个家不能没有你，”她伤感地说，“二小姐一点针线活儿不会做，因为你总是把什么都给她做好了。那两个男孩子，你的弟弟，每一个月就穿烂一双鞋。你的亲戚荣禄怎么样？你不是从小就像是和他订了婚吗？”

一、叶赫那拉 北京，阳历1852年4月，阴历三月，大清朝的第208年。这年春天来得晚，北风携带着戈壁荒漠的细沙吹来，凛冽如冬，呼啸着掠过房顶。沙土飘落在街上，卷成漩涡，穿过门和窗户。它积聚在角落里，落在桌子和椅子上，钻进衣服缝里，孩子们一哭它就巴在脸上，连老人脸上的皱纹里也满是沙土。在锡拉胡同满洲旗人穆扬阿的家里，沙土比平时更令人厌烦，因为窗户关不严实，门也晃晃荡荡地挂在门框上。在这个特殊的早晨，他的侄女兰花——他死去的哥哥最大的孩子——被风声和木头的吱吱嘎嘎声吵醒。她在和她妹妹一起睡的中国式的大床上坐起来，看到红色的被子上满是沙土，像弄脏了的雪似的，她顿时皱起了眉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从被子里轻轻地爬出来，免得惊醒熟睡的妹妹。在她赤裸的脚下，她感到地上的沙土，叹了口气。就在昨天，她刚把屋子打扫干净，现在只要风一停，她还

得把所有的地方再扫一遍。兰花是个漂亮的姑娘，看上去比实际的她高些，因为她身材苗条，挺得很直。她的体格健壮而不粗糙，鼻子挺拔，眉毛清晰，口形很好且不是太小。她最美的地方是她的那双眼睛。它们又长又大，格外明亮，黑白清澈分明。然而，如果不是整个人显出自然的精神才智，这种美也许没有什么意义，尽管她仍然非常年轻。她善于自我克制，她的优势明显在于舒畅的行动和沉稳的举止。在沙土般灰色的晨光里，她不声不响地迅速穿上衣服，撩开当门用的蓝色棉布门帘，走进堂屋，然后走进与堂屋相连的小厨房。安在土灶上的大铁锅里冒出了蒸汽。“鲁妈，”她这么招呼女仆，“今天你早呀。”她自我克制着，声音美妙动听，非常温柔，低沉而坚定。一个嘶哑的声音从灶台后面答道：“我睡不着，小姐。你要是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”兰花笑了笑。“皇太后不会选我的——我的堂妹萨克达比我好看多了。”她朝灶台后面看看，鲁妈正蜷缩在那里，把小把的干草添到火里，使每一片草叶都充分燃烧。“你会被选中的。”老女仆的语调肯定而悲伤。此刻她从灶台后面站起来，看上去有些凄凉。她是个汉人，身材矮小，背有点驼，身上的蓝布衣服已经褪色，打了补丁，裹着的小脚行走笨拙，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里面都是灰色的沙土，像是一张网似的。沙土落在她灰白的头发上，凝聚在她的眉毛上和上嘴唇的边上。“这个家不能没有你，”她伤感地说，“二小姐一点针线活儿不会做，因为你总是把什么都给她做好了。那两个男孩子，你的弟弟，每个月就穿烂一双鞋。你的亲戚荣禄怎么样？你不是从小就像是和他订了婚吗？”“说起来我们是订了婚。”兰花答道，声音同样温和柔美。她从桌子上拿过一个脸盆，从灶台上拿起一个铁勺，从锅里舀了些热水。然后，她拿下一小块挂在墙上的灰色毛巾，放到水里，把热水拧干，擦洗她的脸、脖子、手腕和双手。由于湿热，她光滑的鹅蛋脸变成了粉红色，她照了照挂在桌子上方的小镜子。她在镜子里只看到自己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，黑黑的眼珠，充满生气。她一向为自己的眼睛感到骄傲，但她从不让自己流露出一丝傲气。当隔壁的女人谈论她的蛾眉和那下面柳叶状的眼睛时，她佯装没有听见。其实她听到了。“哎，”老女仆盯着她说，“我一向说你有命。这命就在你的眼睛里。我们必须服从皇帝天子。如果你成了皇后，我亲爱的，你要记着我们，垂顾帮助我们呀。”

兰花有节制地轻轻地笑出声来。“我只会成为一个妾，几百个人中的一个！”“你命中注定会是的。”老女仆宣称。她把毛巾拧干，挂在钉子上。然后她端起脸盆，走到门口，小心地把水泼到外面的地上。“梳梳你的头发，小姐，”她说，“荣禄今天早上会来。他说他今天可能会传达诏书。”兰花没有回答，但她以常有的优雅姿态走向她的卧室。她朝床上看了看。她妹妹仍然在睡，瘦小的身躯几乎全裹在被子下面。她静静地解开她乌黑的长发，用汉族式样的木梳梳理，抹上芬芳的桂花油，然后在她双耳的上方绾起两个发髻，每个上面插一朵小粒珍珠做的小花，小花周围配着薄薄的碧玉叶子。她还没有梳妆完，就听见隔壁屋里她亲戚荣禄的脚步声，接下来是他叫她的声音，那声音就是男人的也显得低沉。她生平第一次没有立刻去到他身边。他们都是满族人，按照古代中国的法律和习惯，男女七岁以后不得相会，但这并没有把他们分开。她和荣禄从小在一起玩耍，是表兄妹也是朋友。他现在是紫禁城的侍卫，由于他在那里有职责，所以不能经常来穆扬阿的家里。然而，他也常常在节日和生日时过来，两个月前在立春的节日宴会上，他向她求婚。那天，她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。她只是灿烂地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事你不应该对我说，应该跟我叔叔说。”

“我们是表兄妹。”他提醒她。“隔了三代。”她回应说。这样，她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，现在她想着那天的情形——实际上不论做什么她都经常想——撩开了门帘。他

站在堂屋里，又高又壮，双脚分开像栽在地上。再过一天，他也许已经摘掉镶着红色狐狸毛的圆顶侍卫帽，甚至脱掉他的侍卫服，但是今天，他站着像个陌生人似的，手里拿着一个黄绸缎的小包。

她看见了那个小包，他也知道她看见了。像通常那样，他们知道彼此的心思。

他说：“你认得这圣旨。”“傻子才不知道呢。”她回答。……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